

失衡的承诺

THE PROMISE OF BRITISH ARMY

[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著

周端 译

《政治法律哲学》、《大学文库》丛书

选择和编辑现代政治法律哲学的经典、重要著作、教科书和文集，

重点围绕当代西方思想的代表性流派。

使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当代政治法律思想的全貌。

同时也选入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

在条件成熟时将推出一些评介中国代表性政治法律哲学思想的著作。

东方出版社

政治
法律
哲学
主编 顾肃

失衡的承诺

[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著

周端 译

东方出版社

THE PROMISE OF
DISHONOR

责任编辑：田士章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失衡的承诺 / [美] 塞缪尔·亨廷顿 著 周端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9

(政治法律哲学丛书 / 顾肃 主编)

ISBN 7-5060-2236-2

I. 失... II. 亨... III. 政治—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315 号

书 名 失衡的承诺

SHIHENG DE CHENGNUO

[美] 塞缪尔·亨廷顿 著 周端 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132886 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北京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60-2236-2

定 价 29.00 元

主编总序

顾 肃

了解并借鉴当今世界的重要成果，与各国同仁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以指导今天丰富多彩的实践，是学者和思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人类思想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

思想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就具体的生活实践而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许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首先是想不到。而如实地了解和研究现有的思想成果，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做什么，就成了时代对公民的一种文明要求。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经过冥思苦索得出的自以为是全新的智慧，别人却已想过、系统地论证过甚至实践过。还有一些人沉湎于形而上学的沉思，却只是玩味自己所发明的新概念和原则，从来不愿意把沉思的成果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以致孤芳自赏，与

生活和时代渐行渐远。只有通过学习人类思想史和现实的重要思想成果，我们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使自己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创造出更新更高的成果。

另一方面，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社会进步也使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迎接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其中也包括对于各种思想和文化的积极接纳和创造性转化的态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十多年前，我们从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的心态中觉醒，开始了吸收并借鉴各国优秀思想文化的伟大进程。吸取他人的长处，为的是更好地武装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敏锐、理性、务实、坚定、全面、深刻。就像一个人一样，吃的是五谷杂粮，但各种营养经过自己身体的积极消化吸收和改造，变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杂粮和肉食的大杂烩。吸收外国的思想文化成果，为的是帮助我们自身的思维，改进我们的学风，使自己的新思想文化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政治法律哲学研究的是政治、法律、伦理等领域的理论问题，并且以哲学的思考和规范的求索为己任。但这不是为思索而思索，而是不时地把思想的成果放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验证、修改、补充，甚至当社会实践发生变化之后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理论，不惜部分地否定自己，同时又使自己的原有正确的信念更加丰满而坚定。这正是其强大生命力之根源。政治法律哲学在二战以后得到了系统的强势的复兴，至今方兴未艾。我们在此推出《政治法律哲学》、《大学文库》丛书，选译和编辑现当代政治法律哲学的经典、重要著作、教科书和文集，重点围绕当代西方思想的代表性流派，使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当代政治法律思想的全貌。同时也选入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在条件成熟时将推出一些

评介中国代表性政治法律哲学思想的著作。当然，我们这里选择书目的基本原则也不只是介绍，而且要选择那些与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相关、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著作和文集。

由于作者的国度、理论背景和信息来源千差万别，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人都按一种标准和口味来说话。有的论述对于其本国的社会条件非常有针对性，但也许对于另外一些不同的国度的适应性就较弱(当然也不可能毫不相干)。丛书原著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中文主编、编辑们的立场，我们的责任是把原作忠实地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的理性和鉴别能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们更相信读者的思想方法不会停留在食洋或食古不化的阶段，而能够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的基础上认真地思考我们自己的当前和未来实践，坚持并创造自己的进步理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当然，由于水平有限，中文编辑过程中缺点错误也许在所难免，我们竭诚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向您推荐

顾肃

学术思想经典不受时间的限制，甚至历久弥坚。这里之所以选译亨廷顿1981年出版的这本《失衡的承诺》，倒不仅在于这本书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学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经典教科书，更在于20多年来美国政治的发展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该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美国政治体制存在高度的理想主义与多样化的、冲突的现实之间的失衡，与英国、法国、德国等相当有机性的西方社会相比，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的社会构成是纷繁复杂的，美国人甚至不为自己的民族性、自然资源和文化而感到自豪，但整合美国人、造就其自身特点的正是其政治性，是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契约民主的政治理念，他们为此而奋斗不息。这一特点可以说明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的许多政治抗争和现实的政治行为。正如作者所深

刻指出的：“美国人如果不信奉美国信念就不成其为自己，如果信奉美国信念就必定反对自己。美国人愈是投身于自己民族的政治信念，就愈发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充满敌视、愤世嫉俗。这种理想与体制的裂痕，导致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与美国政治理想的信奉相反相成。”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多个信念激情期如何促进了其体制的变革，但其思想诉求却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维护古典的自由、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价值。周期性的政治地震并未引发针对自己人的革命，而是促成了社会的不断改良，让不同的社会力量轮番登场，不断地克服社会弊端(尽管新问题也不断产生)，从而避免了重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事实上，我们从今天美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变迁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理想与体制的裂痕，以及为消弭裂痕而作出的艰巨努力。同时，本书所揭示的分析方法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无疑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各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和思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03年10月于南京大学

著者序言

追根溯源，本书发端于我年轻时一次束手无策的窘境。1949年5月，我开始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塞缪尔·H·比尔（Samuel H. Beer）教授用一种从容的眼神盯着我问道：“亨廷顿先生，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如何？”我当时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从此以后我便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本书就是以美国为背景对此问题作答的一种努力。本书是一本扩展式的论文，这意味着本书是启示性的而非结论性的。它旨在设定一条考察美国政治的路径，凸显那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提供一个研究视角，从某个角度解释美国何以既有如此之广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

我对美国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之关系的集中研究开始于1971年，当时我得到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研究基金的资助。最初的思考成果写成一篇文章《美国政治的范型：超越一二与多》，发表于1971年3月份的《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89号,第1-26页,现被收入本书,成为其中一部分。我在1977年初进入政府之前,已完成了两章的初稿,但大部分著述是在1978年秋回到哈佛后完成的。我后期的工作得到了美国企业研究院(*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和国家事务公司(*National Affairs Inc.*)的资助,这对我的研究有很大推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巨大帮助贯穿全程,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智识和物质上的支持环境。

我所讲授的“美国政治发展”课程的学生们,曾对我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并展开争论,促使我将这些观点加以提炼,现纳入本书。在我的研究过程中,许多人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他们包括约翰·海因(John Heine)、肯尼思·I.杰斯特(Kenneth I. Juster)、克里斯托夫·勒曼(Christopher Leman)、默罕穆德·曼德尼(Mahmoud Mamdani)、阿瑟·桑德斯(Arthur Sanders)和斯蒂芬·韦尔(Steven R. Verr)。巴巴拉·托侯尼(Barbara Talhouni)、辛西娅·努斯(Cynthia Knuth)林达·科恩(Linda Cohn)耐心而专业地逐页打印成文。艾达·唐纳德(Aida Donald)和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通读了全稿,中肯地做出评论,既有批评亦有鼓励。

对上述所有(以及其他未提及的)个人和机构,我深表谢忱,各位之襄助对本书的完成真的不可或缺。

目 录

主编总序	顾 肃 1
向您推荐	顾 肃 1
著者序言	1
1. 失衡的政体	1
“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	1
一二与多：美国政治的结构范型	5
理想与体制	11
2. 美国信念与国民认同	15
美国的政治思想	15
信念的根源、范围和稳定性	16
政治理念与国民认同	27
3. 裂痕：美国信念与政治权威	37
共识与不稳定	37

比较视野中的裂痕	49
4. 应对裂痕	71
认知失调的美国案例	71
回应的模式	74
裂痕与美国政治风格	86
5. 信念激情的政治	97
美国历史上的信念激情期	97
信念激情的氛围	104
信念冲突：运动与统治集团	119
改革及其限制	128
政治地震与重组	138
6. 信念激情的根源	147
何以出现信念激情期？	147
特殊根源：信念激情期的时代性	148
初始根源：植根于英国革命	159
美国政治的新教精神	166
7. 六七十年代（1960—1975）	181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变化中的回应模式	181
自满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184
虚伪心态穿插，道德心怀激荡	188
抗议的动员	196

暴露的动力	205
遗产	213
改革与理想—体制裂痕	215
体制重组	221
权威的滥用与侵蚀	229
世故心机与权威的复归	233
8. 美国理想与体制的活力	241
裂痕的趋向	241
历史与进步	242
美国与世界	257
权力与自由：美国压迫的神话	267
失望的承诺	281
注释	285
索引 Index	318

1. 失衡的政体

「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

人之所愿，天之不违。这是1969年6月第二个星期四的清晨。尽管夜间还一直下雨，这会儿却是阳光洒地，一片温融。湿漉漉的草地蒸发出水汽，滴落在校园里井然有序排列的座椅上，看来，哈佛大学第318届毕业典礼是一个潮热的日子。尽管学校当局对老天帮忙还像往常一样保持审慎乐观，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老天管不了的那些事就不那么遂人愿了。那年春天，美国校园里的骚乱、抗议和暴力正处于新的高峰。上一年，哥伦比亚大学陷入混乱，转眼间，到了1969年4月，便轮到了哈佛头上，学校礼堂被占，警察暴粗，学生罢课，教室大乱，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群众集会和电喇叭鸣叫，示威和请愿，密谋与革命。在毕业典礼的前夜，经过漫长的谈判，校方官员、学生领袖、学民社（SDS，即学生民主社“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激进分

子达成一项协议：常规的典礼议程插入一个项目：让学民社革命派的一个代表向万名与会者作简短的发言。破晓时分，一队看上去挺彪壮的年轻的人马悄悄被引进紧锁的校园大门，团团围住并控制了讲台——这是先发制人的安排，以防捣乱者捷足先登。

2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提防是多余的。在两个小时的典礼中，对温文儒雅的校政当局公开发出的革命性挑衅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当学民社的发言者沉闷乏味、态度生硬、自言自语地“乱侃”时，观众席发出一片讥笑。庆典上抗议性退场的学生不足200人。革命的冲动仅限于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向内森·普西(Nathan Pusey)校长挥拳振臂，这与他们校服上印着的拳头图案交相辉映，这些都是那年春天校园动乱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记。

在美国社会，对既定权威发出的革命性挑战总是汹涌而来，落荒而去，这次在哈佛校园里又重演一次。然而，那天在哈佛对既定权威的重大挑战是以传统的美国方式发出的，它不是来自边缘，而是源于主流。它以智力而非体力的方式表达，这也符合哈佛风范。法学院研究生梅尔顿·E.列文(Meldon E. Levine)的英文演讲体现了这种状况，列文是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人。他先发问：“我们这次究竟是抗议什么”？面对着毕业的学长、老师和家长，代表着各位同学，他简洁而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道：我们的抗议并不是想“颠覆体制，或者企图向已确立了数世纪的价值观进行挑战，我们不，”他强调说，“我们不是图谋搞垮美国，我们想做的正好相反：我们是在肯定你们一直灌输给我们的，不断教诲我们要尊崇的那些价值。你们再三告诫我们：诚信和勇气是竞争之标准，你们劝导我们：平等和正义是不可违背的信条，你们教育我们：权威要用理性驾驭，用公正调教。我们视若天条。”列文对老一

辈说道：我们一直努力实践你们的原则，而你们却在挫伤我们，阻碍我们。“你们帮我们打开视野，却又让我们将其遮蔽”。我们去做那些你们教我们应当做的事，但“你们却认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尔后告诫我们要慢慢来。”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请让我们去实现你们夸夸其谈的那些价值观”。

3 列文代表年轻一代发言，他不像青年一辈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或非洲民族主义者那样，以轻蔑的口吻面对老一辈：我们拒绝你们那些反动的、传统的、过时的信念，要弘扬我们自己激进的、革命的原则。相反，他的诉求独具美国风格：我们年轻一辈只是要求去实践你们和我们都信奉的那些理想。正如他在演讲题目所概括的那样：这是一场“良心的冲突：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我们质疑你们的战争，你们的压制，你们的随波逐流，你们对基本价值的阳奉阴违。我们不是在宣扬新的真理，向前辈的信仰提出挑战。我们只是唤回老的真理，指责你们老一辈遗弃了这些真理。离经叛道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你们才是颠覆分子；而我们是卫道士，我们重申你们忽视的原则，并以此而自豪。

列文的发言受到同学们高声、持久、起立欢呼，而许多家长和校友代表，正如一篇报道描述的那样，“呆若木鸡，一动不动。”^[1]列文是六十年代之子（1964年，美国社会闹事时，他曾任伯克利学生会主席），他十分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大体说来，六十年的斗争并非不同原则的党派之间的冲突，而是对传统美国理想和价值观的重新肯定。六十年代是实践与原则、现实与理想、行为与信念比照的时代。从政治上看，六十年代发端于占座抗议、公共汽车罢乘、民权大进军，它集中在美国生活中理想和现实的裂痕最明显最刺眼的领域。而在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实践与原则的裂痕在

道德上和政治上变得愈发无可容忍，理想主义重振随之到达高潮。那些年月充满了强烈的道德抗议，抗议政治体制和政治领袖未能按照人们所期望的方式去行事，同时，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巨大裂痕日益暴露出来。主要的斗争在两部分人中展开，一部分人要求再造现实，使其马上契合于理想，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容忍这种裂痕，等待时间来修补。比如：许多人质疑消除种族不平等的方式和速度，但没有人申明要从制度上保护种族歧视。许多人不愿看到总统被赶下台，但没有人全面为政府官员的欺骗和虚伪作辩护。问题并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那些原则在实践中应当采取和能够采取的方式。

在美国政治中，这种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裂痕一直是一个核心性的问题，而在其他国家并非如此。这种裂痕源自美国政治理想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首先是这些理想认同的广度。与欧洲大多数社会相比较，美国在基本政治价值和信仰方面存在着、而且过去一直存在广泛的共识。这些价值和信仰往往被称之为“美国信念”，从历史上看，它正是美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根源。其次是这些理想的实质。与其他大多数社会相比较，美国信念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因而从本质上是反政府、反权威的。其他意识形态赋予既成统治权威和体制以合法性，而美国信念则否定任何等级的、强制的、专制的机构的合法性，这种否定对美国的机构亦不例外。第三是美国人信仰这些基本理想的强度，这种强度是变化的，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不同，一个团体和另一团体有别。从历史上看，美国社会遭遇过信念激情时代，也经历过信念消沉时期。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特征，美国政治理想与美国政治体制、政治实践之间裂痕亘久绵长。这种裂痕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因时而变，时窄时宽。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客观”现实，如美国社会权力分配的